

皇
明
從
信
錄

從信錄引

蓋聞翠嬀綠圖。昭盛帝之錄。參漏四肘。
闕顯王之符。遐哉尚矣。然箴琴虞瑟。治
化僅紀于一身。禹扇湯羅。全盛不驗乎
百載。未有鴻猷景燦。累洽重熙。若我
皇明之隆盛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汎歸胡羯。肇造區夏。乾坤
變而再闢。日月正而重光。兼道

禮古定制。使天下久治而不可離。蓋得
統正而備法隆。於皇哉邁越千古矣。嗣
是

列聖承休。駿瑋益懋。明良喜起。陽和迴黍。
谷之春溥博昌明。下屋徹覆益之照。伏
讀

寶錄寶訓諸書。以迄名賢碩士載紀。

聖子聖孫之令緒。亦旣彰彰可考已。愚生

獨有感于萬曆之盛。而覺擬議之難。曆也。夫淵安而知源靜。葉定而識根寧。繇今日之治效。而想

神廟之所以潛維默運于中者。穆乎深矣。遠矣。當時在

廷諸臣。兢兢于典禮之大。咸以

郊廟

兩銓補爲請。不知至誠之格。原無取新

恩珠璧之陳。玉乃在中。露禱所以致清。相
之應也。

天子之孝。亦不在于色養之節。
兩宮升遐。推恩所以廣。

遺詔之旨也。陋傳餐衡石之規。即
翠華希御。然而

宸衷潛注。念照徹于百職。幽微。厭釋經章
句之末。即

經席踈臨。然而

家法克遵。日玩釋乎

累朝實錄。以故

大本建倫序之元。藩封式

祖宗之制。定大紛。決大疑。獻大獄。息議論
之雲霓。靖西夏。平播州。援朝鮮。掃四郊
之多壘。在揆地者。蒙

恩異數。而休容以伸。居言責者。切直罔諱。

而雷霆不怒。豈與夫任相太專者。暴戾
權重而致疑。求言若渴者。或至無忌而
兆禍哉。蓋我

神宗顯皇帝。睿資英敏。而養之以淵靜。謙
斷超軼。而出之以寬仁。學問深宏。而居
之以凝定。邁古之大德。震世之偉畧。固
難得而罄書矣。故

天眷用休。年所多歷。享盛治者四十有八。

年大德聖人與大福聖人而兼受。

少年天子與

太平天子而交稱於都盛矣。以績

列祖正中之治。以鞏百世悠裕之休。愚生

幸逢

盛際。身沐

皇仁。無以發揚大政。聊以得于見聞之確
者。手爲集錄。而敬銘之曰。從信云者。夫

亦附于庶民之徵云爾

秀水經生沈國元敬書

從信錄總例

通紀創於東莞陳建。自洪永迄弘正。續紀補嘉隆兩朝。覽者以其編年敘事。文順義明。遂推爲

本朝典故權輿。然名賢輩出。博洽代興。憲章吾學。大政績編。典則統宗。紀聞彙編。史料之類當

聖明不諱之朝。百家紛紛競勝。于是取通

紀衷之刪蕪納新。削荒引實。叅覈之詳。編摩之確。允稱精簡。

神廟嘉言善政彰彰在人耳目。然無成書。無以慰海內士民覲揚切念。今廣爲搜討。無慮千卷。連章隻字。罔不酌領。然必詳註所出。不敢掠前人之美也。

黃閣總揆。凡政令議論。當以此爲推準。故錄中必詳其餘。則以職掌之所在。定一是。

而條隸之不復不濫。

凡無關大政無裨實典。訐奏而穢毒相攻。徇私而毀譽交舛。褻瀆

君聽淆亂人情。雖工弗錄。至災祲變異。備載以驗占考。玄鳥履武。商周不遺。神語石言。盲史畢紀。意蓋深矣。

詔諭勅旨等項。凡係

天言。語語典誥。字字綽綸。何敢妄贊一辭。

謹遵本文成句恭讀，以便後學誦習。

名賢奏對條議，洋洋灑灑，連篇累牘。讀者反復始了，今略爲標注圈讀，曉然揭其意指之所在，使人開卷卽得，亦助讀書之一捷也。

凡有益後場經濟者，全取節錄，或擬題，或稽引，展書確有準據，豈不快覽也哉。

萬曆歲庚申秋日秀水沈國元識

皇明通紀從信錄卷目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至丁酉十七年止

第二卷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至癸卯二十三年止

第三卷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至丁未二十七年吳元年止

第四卷

戊申洪武元年至二年止

第五卷

庚戌洪武三年至辛亥四年止

第六卷

壬子洪武五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七卷

丁巳洪武十年至壬戌十五年止

第八卷

癸亥洪武十六年至戊辰二十一年止

第九卷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至甲戌二十七年止

第十卷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至戊寅三十一年止

建文紀

第十一卷

己卯建文元年至庚辰二年止

第十二卷

辛巳建文三年至壬午四年止

成祖文皇帝紀

第十三卷

癸未永樂元年至戊子六年止

第十四卷

己丑永樂七年至十七年止

仁宗昭皇帝紀

第十五卷

庚子永樂十八年至乙巳洪熙元年止

宣宗章皇帝紀

第十六卷

丙午宣德元年至己未四年止

第十七卷

庚申宣德五年至乙卯十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上

第十八卷

丙辰正統元年至戊辰十三年止

景皇帝紀

第十九卷

己巳正統十四年至辛未景泰二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下

第二十卷

壬申景泰三年至天順二年止

第二十一卷

己卯天順三年至丙戌成化二年止

憲宗純皇帝紀

第二十二卷

丁亥成化三年至甲午十年止

第二十三卷

乙未成化十一年至丁未二十三年止

孝宗敬皇帝紀

第二十四卷

戊申弘治元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二十五卷

丁巳弘治十年至乙丑十八年止

武宗毅皇帝紀

第二十六卷

丙寅正德元年至癸酉八年止

第二十七卷

甲戌正德九年至辛巳十六年止

世宗肅皇帝紀

第二十八卷

壬午嘉靖元年至戊子七年止

第二十九卷

乙丑嘉靖八年至丙申十五年止

第三十卷

丁酉嘉靖十六年至丙午二十五年止

第三十一卷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至乙卯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二卷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至丙寅四十五年止

穆宗莊皇帝紀

第三十三卷

丁卯隆慶元年壬申六年止

神宗顯皇帝紀

第三十四卷

癸酉萬曆元年至辛巳九年止

第三十五卷

壬午萬曆十年至丁亥十五年止

第三十六卷

戊子萬曆十六年至壬辰二十年止

第三十七卷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至甲午二十二年止

第三十八卷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至丙午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九卷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至壬子四十年止

第四十卷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至庚申四十八年止

皇明從信錄卷一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 沈國元訂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

高皇帝起兵濠州 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 皇祖

熙祖始渡淮家泗州 皇考仁祖淳皇帝與 太后陳氏

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

臨淮王 上季子也先是 陳太后夢一朱衣神僊藥如

丸燁燁有光吞之既覺異香襲體遂娠焉及旦有光燭天

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大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

日也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

堂傳真大
正與神仙
憑驗應

羅幃自是室中常有異光每嚮晦將寐忽灼爍如焚家人疑火走護之竟無所見生數日不乳食仁祖求醫歸遇一僧詢故告之僧曰夜子時食矣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果食兒時苦多病仁祖欲度爲僧太后不欲至正四年甲申上年十七時值旱疫父母三兄相繼病歿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遂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乏食散遣徒衆上乃游江淮歷金斗光息潁州道病有兩朱衣人與之同食息病已莫知所之嘗夜陷麻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春秋二十五矣時元政不綱四方兵起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

羅田徐壽輝等各擁衆數萬剽掠郡縣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益洶洶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上乃祝伽藍神卜筮得吉遂以三月朔入濠門者疑爲謀執見子興子興見上狀貌奇之與語大悅留參謀議凡有征伐卽命往往輒勝子興日益親信遂以所有馬公女妻之馬公宿州閔子鄉人也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讎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有季女術者謂當大貴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以女托之子興撫如已出馬公尋卒子興爲女擇配以帝昶進有

二馬今勢
女英靈

二郭原方
不相上下

智略宜配之子與妻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
豪傑成功業。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事者。子與遂妻
之。卽高后也。上在甥館。湯和委心推翊。爲萬夫長。

上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惟酒酣。聽上備陳天
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語諸兒曰。吾視
若曹皆非田舍郎。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
之後。以女入侍。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奇徵異兆。今如我太祖神光天
授。規模構越。百代而得統之正。同符漢祖。其議已肇于
齊梁之季。誌公歷祭。時作偈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
焉。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乘夜渡。
東鄰家道闊。隨處遇明興。一時皆不能解。或曰。應在五
百年後。字昇亡國。人以雞犬解西成之說。南其高曹流。

屯軍之應。然第二句江南中有馮馬。蓋謂馬也。聖人主
諸節未。寫其姓也。西屬錄。乘錄者。聖師之上也。戊申。
太祖登極之年也。戊辰。夫。即以共年幸汴梁。又明年。
庚戌。是跨犬也。司南位。自南而北。抵于千位也。乘文燧。
元主。交。道。出。建。德。門。以。去。建。下。為。安。德。為。仁。也。東。鄰。指。
張。士。誠。關。者。滅。也。滅。士。誠。則。取。中。原。也。隨。處。全。陵。龍。盤。
虎。踞。神。龍。盤。結。而。處。為。之。先。皆。隨。其。後。也。遇。明。興。顯。然。
建。國。大。號。也。其。為。太。祖。之。謙。信。然。而。豈。區。區。偏。安。亡。
國。之。主。足。云。哉。誌。公。族。姓。朱。塔。于。鍾。山。下。太。祖。卜。其。
地。為。孝。陵。改。塔。于。東。十。里。即。今。之。靈。谷。寺。也。又。于。鍾。
鳴。山。建。寺。祀。之。傳。有。閭。閻。預。識。意。者。太。祖。其。誌。公。之。
再。世。了。江。南。一。大。事。因。緣。歿。示。其。兆。葬。即。其。地。諱。矣。

徐壽輝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諸郡。又遣曾法與陷安陸。知
府丑驢戰死。又陷中興路。攻沔陽。推官俞祖述捍禦。城陷。
被執。使降。罵不輟。支解之。○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李
鵬戰死。

趙盾元帥計方國珍不克以秦不華為台州路。遣魯花赤
 招諭之。國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其守大
 江。國珍疑懼。復劫其黨入海。不華發兵扼澄江。遣義士王
 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不華
 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國家
 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之靈。不則吾以死報國。
 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偽降。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
 垂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斬
 之前。搏賊船。格殺五六人。賊羣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瞋
 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

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

五月元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羣盜多引亡宋故號，宜徙帝鼎子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七月徐壽輝將項普略掠徽州，遂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元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砍賊中鎗而死。時董搏霄從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江浙相若，方面失

作之官能

獨復西南
要地功不
朽

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
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前。諸
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
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
平。賊衆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蕪饒。
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二十里霧。搏霄引兵擊
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
九月元脫脫攻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奔濠
州。脫脫命賈魯圍之。上與子興極力拒守。

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吉星擊徐壽輝將趙普勝。

以三千破
百萬之
九

戰於湖口，兵敗死之。吉星初爲南臺御史，執政惡之，出爲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吉星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吉星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堯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亡。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斥

其人能

其人能

之屈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河
西人搆思吉之子也

十二月彭趙據濠稱王時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及屈
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會賈魯死圍解遂據濠以孫
德崖等爲已用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元帥囚
於獄上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帥
家明日彭趙聞遣人釋之

癸巳元正十三年

春上在郭元帥甥館掌兵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
合義旅招延豪杰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

附 左列二十四將皆濠產後並為開國元勳封公侯

徐達 湯和 吳良 吳禎

花雲 陳德 顧時 費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勝宗 陸仲亨

華雲龍 鄭遇春 郭子興 郭英

胡大海 張龍 陳植 謝成

李新 張赫 張銓 周德興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里招諭國珍國珍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

捕斬之。執政多愛國珍。賂者罪基。擅作威福。竟投國珍。徵

州路治中。弟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令之

官。國珍疑懼。擁船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

兒溫沙率兵討之。國珍遂執元帥也。忒迷失守。臣宋伯顏

不花趙宜浩等入海。以要詔命。元復以國珍爲海道漕運

萬戶。國珍爲衢州路總管。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據

有溫台慶元等路。

高岱曰。元末諸雄。惟國珍舉事最早。其所就業最微。觀其所營爲。蓋反覆狙詐人耳。非有長駕遠馭之才。取威定霸之略。特元失歸。釀成其惡至此也。吾於元人處國珍一事。而知其必亡矣。夫招安大盜。乃爲下策。乃招之不能。又招之。既從而復叛。復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弭其亂。既優之以卑辭殊禮。而不能解其兵。則亦

何利而自取損如是耶不惟因珍有輕視敵之心門
方規觀者謂之亦奚憚而不爾兵也況此事在元宗
已間猶設之勢有所不能而因珍許孽時則汝漁新黃
之兵未起也是在元謂之背盟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制
一海隅寇耶對某之言不用則知因珍之必不所制
觀因珍之不制則知元許之必不救我聖祖之
於因珍服則待之不疑叛則討之不赦視其違還賢子
數言推誠布公豈非天地覆載之量帝王殺世之略乎
雖然國珍當我聖祖招諭之初其揣逆順測成敗甚
明此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使其率義旅歸附不失爲
間國之元勳矣乃反覆觀望狐
疑不自決卒至罔遠身勞恤哉
胡弁中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誘
兵六年屢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易勝也若
因其請降厚以爵祿導之臣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
乎危亡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爲忠義矣乃以治中膠
之他路是激其怒而使之再叛也元朝
虞蓋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五月張士誠陷山郵元淮南行省遣守臣李齊招降之不

德天攻陷興化縣元行省以左丞侯哲篤守高郵出李齊
守甓杜湖會數賊呼噪乘間入掠城中侯哲篤等聞之倉
卒遁走士誠卽入據高郵李齊聞變還趣城城門閉不得
入士誠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侍制烏馬兒孫
搗齋詔諭之詔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行省趣李齊往至
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曰吾

齊亦不屈

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刷之時論
大廷三魁若李黼秦不花李齊皆不負所學云

上率徐達等略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監牌寨上與費
聚等三百人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秦把頭者

保仁事以
聚人心

聚衆於豁鼻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終
大亨初起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以二萬
餘衆屯橫澗山。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乃舉衆降
○定遠人馮國用丰儀峻整器量恢豁弟國勝美貌長駿
勇毅多智兄弟竝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講論兵法夜分
不寐因亂里人推爲義長立寨保障鄉曲至是遇。上略
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
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
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
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

下不難定也。止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特以心膂伴兄。弟皆居帷帳，贊兵政，預機密，宿衛左右。國勝後，改名慶，又字宗異。○定遠人李善長來謁。上見其爲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上大喜，遂畱幕下，掌書記，預謀議，贊軍務。畫餽餉，甚見親信。上從容語長曰：方今羣雄並起，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策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爲也。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廬州合肥人吳復、沈鷺少言笑勇略，過人。遇亂聚衆立寨，保護鄉里，復爲千戶。至是率所部伏

調。上命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擒其僞帥。降其衆。○

上將兵取濠州。時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劍躍馬衝。上橫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濠州人趙德勝來謁。狀貌魁偉。膂力過人。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州縣選爲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爲棄之來歸。上喜其才勇。卽命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上失焉。文

太和元

忠曹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卒，父隴西王禎携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皆來歸，眷屬復聚。上喜甚。文忠時年

十二，見上牽衣而戲。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即取

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先是英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焚然無依。上見而憐之，與孝慈皇后撫育之，為子。至是十歲矣。

六月，上駐節滁陽。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上將兵守

盱泗，以二人寵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率相吞併

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很戾益甚。于典、勢

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濠州。見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

不受比匪
之侮
大
理
在行耳

容整肅大悅。

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江西賊王善旣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潛募壯士與其子德拒賊數與鏖戰。潛中箭墜馬。德下馬掖之。俱被執。德罵賊而死。德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潛尸斂瘞。德歸請帥府兵以復讎。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德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潛行省檢校。授德古田縣尹。

胡幹中曰。劉德孝足以復父之讎。忠足以滅君之賊。智勇俱全。蓋奇上也。授以縣尹。則賞不顧功。用違其才矣。

使為將帥，豈不足
以保障一方哉。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摘撲兒法。摘
撲兒者，術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元主皆
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
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
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
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
及選宮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辨，戴象
牙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
鞋襪各執加巴刺殿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用龍頭笛。

元主六國
之政元簡
服具最下
是語矣本
東商曰

管小鼓、箏、篳篥、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第八郎者，與哈麻、妹塔、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紫，卽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二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日外聞，皇太子旣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

元至正十四年

九月，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識帖睦爾與戰，軍潰。江浙參政佛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盱眙，兵勢益振。元主乃詔

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總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高郵大破之士誠突圍走出。

十月元兵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滁陽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上謂王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王意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時神弗吉為辭王乃召上將兵往亦令時神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時也遂帥師往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每日暮攻壘垂陷復

精奇

太五智保
濠州

去。明。且。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致。疑。上。以。計。約。之。乃。斂。兵。入。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遂。還。濠。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濠。上。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濠。城。得。完。○。虹。縣。胡。大。海。來。謁。長。身。鐵。面。智。力。過。人。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王。志。來。歸。興。祖。剛。毅。有。膽。氣。志。鷲。猛。有。智。謀。二。人。年。皆。十。九。○。上。威。名。日。著。濠。陽。王。二。子。惡。其。勝。已。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洩。及。二。子。來。邀。上。卽。與。皆。往。略。無。難。意。二。子。喜。其。墮。計。迨。至。梁。

遂上遠蹕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卽轉因罵
二子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二子問故上曰纔上天說
道爾今以毒酒害我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
此豈敢如此遂逡巡而去自此不敢萌意○時有鐵冠道
人精數學謁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
今觀之非明公而誰上問其意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
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日月麗天附骨插鬚聲音洪
亮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
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
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柏因諧之

人臣之義
當以脫脫
為正

脫脫改為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賽因不花等劾
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已用半朝廷之
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汚清
臺章三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
夏陞秦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月濶察兒加大尉雪雪
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璉曰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
乃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
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
子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

及深矣。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濶，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荅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

十二月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煖閣，後宮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自製櫃，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等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列二金甲神人，一縣鐘，一縣鈸，夜則神人自能按更。

用心無益

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櫓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復退。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胡粹中曰：古石工執藝事以諫，但作為奇巧以糞惑上心也。今龍舟刻漏皆帝所自製式樣，則非工之罪矣。故當時都人爲之謔曰：帝也斧鑿，太子鼓篋。父子如此，欲無危亡其可得乎。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
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正月，滌師乏糧，諸將謀所向。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

子與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繼。后約相距十餘里，候天祐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再成兵即鼓行而趨。天祐兵

太能定計
取和陽

舊版爲功
祐和石

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遂據其城。○子興聞再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謀於上。時兵皆出城守備單弱，上令合淝三門兵於南門，使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子興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使者。上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

良謀

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
憚不敢進。王從之。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與猶未
知和州已叛。命上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
千人往收殘兵。仍窺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
之。上乃入撫定城中。報子與。遂屬上總守和陽。○初
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上爲之
惻然。即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據人妻女。使民夫
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還
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上旣總
和陽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多王貴部曲。未盡心服。惟湯

視天下即
如一身一
家民介此
安歸子

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定遠人茅成和州舍山人，仇成來歸，二人驍勇有膽畧。上皆留置麾下。○上與張天祐等議分虜和陽城，計廣袤為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完所事。是月元兵十萬來攻。上與天祐以萬人拒卻之。時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梗不通。上率諸將皆擊走之。元兵乘上出復來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卻之，殺獲甚衆。於是元兵皆走渡江。○時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興舊與德崖有隙，聞之大怒，即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

他往其軍先發德崖留後上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

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軍圍德崖爲子興所執上大驚

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蓄異

志亟扶上馬圍擁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

者以爲不可力止之子興聞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手

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上以出德

崖於是上乃得還子興亦釋德崖去旣而徐達等亦脫

歸

天子一統
之本

三月子興卒上統其軍○時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碭山

夾河迎韓林兒立爲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

俊傑

陸宗發說
開平堂主
軒千古圖
解處

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檄滌陽之子郭某爲元帥，張天祐爲
右副元帥，上爲左副元帥。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
人耶？不受。○虹縣人鄧愈，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年十六，隨
父兄起兵，父兄俱戰歿，愈代領其衆，每出戰，必挺身破敵，
咸服其勇。至是來附，命充管軍總管。○濠州懷遠縣人常
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畧，膂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
十三，爲羣雄劉毅所得，愛其驍勇，拔居左右。遇春見衆日
事剽掠，終必無成。聞上駐師和陽，兵有紀律，恩威日著，
乃領數十人，素聚來歸。未至，因臥聞夢，神人披金甲，擁
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上騎從至，與其徒乞歸。

附、上喜其勇壯、用以爲先鋒。

按此去歲馮國用而下至此諸將來時者又十餘人悉皆名將也。惟吳復、佗、成二人爲廬和人。餘皆漆產也。昔人云漢祖功臣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半出南陽。蓋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爲之股肱。羽翼。稽古驗今。豈偶然哉。

次証謀取金陵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人張德盛、葉昇。無爲人桑世傑。和州含山人華高等。各率衆泊舟巢湖。連結爲水砦。以扞寇盜。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與戰不勝。爲所窘。聞上駐師和州。桑世傑等乃遣使間道。以書納款。云諸將欲

天之所與
無止不存
其助

率舟師來歸爲君弼梗道乞兵援之上得書大悅謂李
善長曰吾衆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楫永安等以
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

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諸將迎上登舟出湖口

至桐城開已脫敵險然未入江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
寨馬腸河口以阻諸兵上率舟師攻之敵舟高大不利
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往來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取
道小港出舟苦澗會六雨連旬水勢滔天諸將遂得縱舟
從上直趨和陽時巢縣人余朝興曉勇有謀亦率所部
來附軍聲大震上遂定渡江之計

魏書

仁王書

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時因北風順。諸將舳繼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上麾將士以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遁。○郡將吳昇帥衆降。上曰。吾聞汝江左名賢也。即用爲領兵總管。昇謝曰。主欲取天下。莫如恤境安民。何征不服。上善之。時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窺伺。上用昇計。籍鄉兵。選稅戶。宋成。吳文通。朱仇隆等爲千戶。領之。居民蓄積。悉輸入城。而太平以安。○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

蕭然。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

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

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

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

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

此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上曰：足下之言甚

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

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

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上甚悅，遇安甚厚，事多

預議。○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律

六

帥府都事注廣洋爲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職衣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合肥人楊璟率衆歸附璟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至是率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八月徐達等取溧陽諸縣

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

十二月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孰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瑄先則以衆數萬來攻太平太祖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

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楚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楚先。太祖釋不殺，與之語。楚先詐曰：生我謂何？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楚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楚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喀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楚先初意其衆未必從，故陽爲招諭，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太祖

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桡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桡先既歸收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

進脫有不虞反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滎陽東據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殘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嚨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効勤宣力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奈何捨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堃先旣得書知其詐不復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堃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

郭元帥皆戰死。堃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堃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堃先，乘後擊之，仆地。擗禦刺死堃先。○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陳堃先子兆先復集兵屯營方山。蠻子海牙復擁舟師結寨采石，旌旗相望，爲犄角之勢，以窺太平。

丙申 元至正十六年
宋龍鳳二年

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砦破之。時將士皆渡江，而家屬尚留和州。元兵結砦采石南北不通。上命常遇春統兵攻之。遇春乃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旣戰，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兵船。蠻子海

牙僅以身遁。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三月朔，上率諸將進取金陵。

按金陵即今南京地。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後漢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朝皆建都於此。隋爲蔣州。唐爲昇州。宋爲江寧府。元爲集慶路。置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於此。故謂之南臺。

諸軍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兆先而用之，俾爲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是夕令之宿

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臥侍臥

榻傍，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

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敵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

軍拔柵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戰死。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竝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城中軍民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兵元帥。上嘉福壽之忠命爲棺衾以禮葬之。○元將康茂才率所部降附茂才蘄州人先是結義旅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戍裕溪采石及我師渡江將

大沮於死
取鎮江

聖人

士多效死。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殆盡。茂才復收合潰散。暨寨於天寧州。上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幾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曰。前日之戰。各爲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今統所部兵從征。○金陵既定。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寘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爲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

不念等光
德錄

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

四月。士誠寇宜興。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勢所必爭。君用賈勇先登。力戰死之。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

六月。命邵愈、邵成、華高、華雲龍等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

○彰德李實如黃瓜。

先是有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七月初。江南始亂。達識帖木邇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破杭州。達識帖木邇遁入富陽。平章左

答納失里戰死完者乃自募兵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
敗士誠兵復杭州達識帖木邇乃還○諸將奉 上為吳
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總吳國事以
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李夢祥郭景祥為左右司郎中侯
原善楊原杲陶安阮弘道為員外郎孔克仁陳善吾王愷
為都司王瑋為照磨樂鳳為管勾夏煜韓子魯為博士置
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
置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為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
元帥府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邵愈陳兆先張彪王玉
陳本等為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興陳德等為之置

齊王開國
氣象自不
同

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爲鎮撫、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爲
理問、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德芳爲僉事、置兵馬
指揮司、譏察奸僞、以達必大爲指揮、○遣使聘鎮江秦從
龍、人見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才薦、仕元爲校官、累遷
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王師將
下鎮江、上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
成、入城當爲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
得之、還報、上喜、即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
至、○好、○短、○輪、○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
○言、○無、○隱、○每、○以、○筆、○書、○漆、○間、○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爲、○

師臣之風

雙刀王

大誣征賊
士族

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定遠人王弼，率衆歸附，弼

有臂力，膽畧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因亂，結鄉里少年

立寨於三臺山，以自固。至是，率所部來歸，命宿衛帳下。○

時鎮江諸郡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今蘇州府擅稱

名號，遣將進據毘陵。今常州府旌旗相望，上命徐達率諸將

徃征之。士誠、秦州白駒場人，爲鹽場綱司牙僧，與弟士德

士信俱以公鹽夾帶私鹽，緣爲奸利，資性輕財，好施，頗得

衆心。癸巳之夏，士誠因亂，據高郵稱王。元朝命丞相脫脫

總大軍討之，攻城垂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貶謫脫脫師

大潰散，賊勢遂熾。是年春，士誠遣士德將兵渡海，攻陷平

江及松江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強遂爲勅效○初常州
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兵
下鎮江狗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至是復叛降於張士誠
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太祖遣儒士楊憲通好於張
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
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
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圉保境恤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
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
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
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上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

徐達計擒
張士德

誠起於負販，誦詐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常。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德、手、上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於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旣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蹙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即士德、臬鷲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旣被

擒士誠氣沮。太祖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十月丁亥，上第二子生。○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兵於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以歸。士誠由是氣益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上復書數其開募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及城，達率軍圍困。士誠復遣

其將呂珍潛入城，將兵固守。

丁酉

元至正十七年
宋龍鳳三年

正月李武、崔德復攻破商州，又攻武關，拔之，趣長安，分兵東畧，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計無所出行，臺侍御史王思誠曰：「賊素憚察罕帖木兒，遣使求援。」察罕新復陝州，得思誠書，即提輕兵五千，約李思齊倍道來援，轉戰而前，殺獲無筭。李崔等敗走。○毛貴陷膠州，復陷萊陽。元守臣釋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以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趨濟南，濟南告急，搏霄乃提兵赴濟南，大破。

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懼搏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於太尉紐的該。仍令往援益都。搏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衆。未幾。復命搏霄守河澗之長廬。搏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搏霄方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如。搏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不能支。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卒。

二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

今湖州府長興縣

張士誠將趙打

虎迎戰。敗之。遂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守將李福安。

溫許縣建
守禦之計

峇失蠻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爲守禦計乙亥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爲都元帥統兵守之

三月克常州命同僉湯和統兵守之

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瘡與戰太祖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竝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

相繼皆下。

亮祖，處州六合人。初爲元義兵元帥，克太平時，亮祖來降。上喜其勇悍，賜金帛，仍舊官。元何復叛，數與我戰，我軍爲所獲者六千，諸將弗能當。至是被獲縛，以牋上曰：爾當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之，使從征。

五月，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畧太湖，入馬跡山，衝賊水寨。其將王貴、紐澤率衆降。○時羣雄並爭，民無定向。廣德宣城復叛，胡大海、趙德勝領兵復取之。○命江淮分院副使張鑑、同僉何文政率兵攻泰興，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丙申，克青陽縣。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胡良。

率兵取江陰張士誠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
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城西門克之
擢良爲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與張士誠密邇去姑
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胡
禎增兵協鎮其地戮力設備每寇至輒破走之

按是時張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
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控大江扼
姑蘇通州濟渡咽喉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
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涉大江上全焦
二邑既爲我有賊吳二師難
精兵固守之士誠侵軼路絕

七月我師徇宜興取常熟○鄧愈胡大海既下績溪休寧
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

元張士誠降

拒戰我師擊敗之。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胡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復擊敗之。納等自殺。元帥汪同率所部來降。

八月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於韓林兒。○張士誠數受窘辱乃請降於元。雖受太尉之銜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九月元帥費子賢率兵取武康安吉皆下之。○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上命舍人李文忠策應合兵攻破其城斬天完僞將洪元帥執副將魏壽徐天雄等既而僞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遇春等奮擊大敗之。

太祖命將
取揚州

按友諒、沔陽漁家子，常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初爲文俊簿書，後未幾，亦領兵爲元帥，因隙襲殺文俊，并其軍，自稱平章。

冬十一月，上閔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衆降。初乙未，歲，明鑑聚淮西，以青布爲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驍、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李羅普化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爲濠洲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明鑑等食盡，復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衆無所托，命殿下世祖孫當正大位，爲我輩。」

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

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而目

尚有味

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衆使退明鑑等不從呼噪而起因

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爲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兇

恭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爲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

支出降得其衆數萬破馬二千餘匹報至上命悉送其

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

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

孫升

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城西南開築而守之

元苗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奄至徽州時徽州

新附城郭守禦未備。胡大海攻婺源。未回。守兵甚少。鄧愈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出戰。大破苗軍於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辛、董旺、李昇等。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